宋史/卷4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五十六 ◄

宋史
卷四百五十七　列傳第二百十六　隱逸上

► 卷四百五十八

中古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於〈遯〉之上九曰「肥遯，無不利」，〈蠱〉之上九曰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。二爻以陽德處高地，而皆以隱逸當之。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，其來也遠矣。巢、由雖不見於經，其可誣哉！五季之亂，避世宜多。宋興，巖穴弓旌之招，疊見於史，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，終莫得而致之，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？种放之徒，召對大廷，亹亹獻替，使其人出處，果有合於〈艮〉之君子時止時行，人何譏焉。作《隱逸傳》。

戚同文

戚同文，字同文，宋之楚丘人。世為儒。幼孤，祖母攜育於外氏，奉養以孝聞。祖母卒，晝夜哀號，不食數日，鄉里為之感動。

始，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，日過其學舍，因授《禮記》，隨即成誦，日諷一卷，慤異而留之。不終歲畢誦《五經》，慤即妻以女弟。自是彌益勤勵讀書，累年不解帶。時晉末喪亂，絕意祿仕，且思見混一，遂以「同文」為名字。慤嘗勉之仕，同文曰：「長者不仕，同文亦不仕。」慤依將軍趙直家，遇疾不起，以家事託同文，即為葬三世數喪。直復厚加禮待，為築室聚徒，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。登第者五六十人，宗度、許驤、陳象輿、高象先、郭成範、王礪、滕涉皆踐臺閣。

同文純質尚信義，人有喪者力拯濟之，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。冬月，多解衣裘與寒者。

不積財，不營居室，或勉之，輒曰：「人生以行義為貴，焉用此為！」由是深為鄉里推服。有不循孝悌者，同文必諭以善道。頗有知人鑒，所與遊皆一時名士。樂聞人善，未嘗言人短。與宗翼、張昉、滕知白為友。生平不至京師。長子維任隨州書記，迎同文就養，卒於漢東，年七十三。好為詩，有《孟諸集》二十卷。楊徽之嘗因使至郡，一見相善，多與酬唱。徽之嘗云陶隱居號「堅白先生」，先生純粹質直，以道義自富，遂與其門人追號「堅素先生」。

二子：維、綸。維，建隆二年，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，累官職方郎中，致仕，卒，年八十一。綸，自有傳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，府民曹城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，聚書數千卷，延生徒講習甚盛。詔賜額為本府書院，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，署誠府助教，委本府幕官提舉之。

楊愨

楊愨者，虞城人。力學勤志，不求聞達。

宗翼

宗翼者，蔡州上蔡人。父為虞城主簿，因家焉。篤孝恭謹，負米養母。好學強記，經籍一見即能默寫。歐陽、虞、柳書皆得其楷法。能屬文。隱而不仕，家無斗粟，怡怡如也，未嘗以貧窶干人。市物不評價，市人知而不欺。嘗言：「晝夜者，昏曉之辨也」，故既暝未曙，皆不出戶。見鄰里小兒，待之如成人，未嘗欺紿。同文嘗謂翼曰：「子勞謙有古人風，真吾友也。」卒，年八十餘。

子度，舉進士，至侍御史，歷京西轉運使，預修《太祖實錄》。

張昉

張昉有史材，歷知雜御史、省郎，至殿中少監致仕。

子信，自有傳。

滕知白

滕知白善為詩，至刑部員外郎、河北轉運使。

子涉，為給事中。

高象先

高象先，父凝祐，刑部郎中，以強幹稱。象先，淳化中，三司戶部副使，卒於光祿少卿。

郭成範

郭成範最有文，為倉部員外郎，掌安定公書記。辭疾，以司封員外郎致仕，卒。

王礪

王礪事母甚謹，太平興國五年進士，至屯田郎中。子渙、瀆、淵、沖、泳。

渙子：稷臣、瀆子：堯臣，並進士及第。渙子：夢臣，進士出身。

陳摶

陳摶，字圖南，亳州真源人。始四五歲，戲渦水岸側，有青衣嫗乳之，自是聰悟日益。及長，讀經史百家之言，一見成誦，悉無遺忘，頗以詩名。後唐長興中，舉進士不第，遂不求祿仕，以山水為樂。自言嘗遇孫君仿、聾皮處士二人者，高尚之人也，語摶曰：「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。」摶往棲焉。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，但日飲酒數杯。移居華山雲臺觀，又止少華石室。每寢處，多百餘日不起。

周世宗好黃白術，有以摶名聞者，顯德三年，命華州送至闕下。留止禁中月餘，從容問其術，摶對曰：「陛下為四海之主，當以致治為念，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？」世宗不之責，命為諫議大夫，固辭不受。既知其無他術，放還所止，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。五年，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，世宗令齎帛五十匹、茶三十斤賜摶。

太平興國中來朝，太宗待之甚厚。九年復來朝，上益加禮重，謂宰相宋琪等曰：「摶獨善其身，不干勢利，所謂方外之士也。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，度其年近百歲。自言經承五代離亂，幸天下太平，故來朝覲。與之語，甚可聽。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，琪等從容問曰：「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，可以教人乎？」對曰：「摶山野之人，於時無用，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，吐納養生之理，非有方術可傳。假令白日沖天，亦何益於世？今聖上龍顏秀異，有天人之表，博達古今，深究治亂，真有道仁聖之主也。正君臣協心同德、興化致治之秋，勤行修煉，無出於此。」琪等稱善，以其語白上。上益重之，下詔賜號「希夷先生」，仍賜紫衣一襲，留摶闕下，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。上屢與之屬和詩賦，數月放還山。

端拱初，忽謂弟子賈德昇曰：「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，吾將憩焉。」二年秋七月，石室成，摶手書數百言為表，其略曰：「臣摶大數有終，聖朝難戀，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。」如期而卒，經七日支體猶溫。有五色雲蔽塞洞口，彌月不散。

摶好讀《易》，手不釋卷。常自號「扶搖子」，著《指玄篇》八十一章，言導養及還丹之事。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。摶又有《三峰寓言》及《高陽集》、《釣潭集》，詩六百餘首。

能逆知人意，齋中有大瓢掛壁上，道士賈休復心欲之，摶已知其意，謂休復曰：「子來非有他，蓋欲吾瓢爾。」呼侍者取以與之，休復大驚，以為神。有郭沆者，少居華陰，夜宿雲臺觀。摶中夜呼令趣歸，沆未決；有頃，復曰：「可勿歸矣。」明日，沆還家，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，食頃而愈。

華陰隱士李琪，自言唐開元中郎官，已數百歲，人罕見者；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，百餘歲而童顏，步履輕疾，頃刻數百里，世以為神仙。皆數來摶齋中，人咸異之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真宗幸華陰，至雲臺觀，閱摶畫像，除其觀田租。

許瓊

又有許瓊者，開封鄢陵人。開寶五年，子永罷盧縣尉，詣匭上言：「臣年七十五，父瓊年九十九，長兄年八十一，次兄年七十九，欲乞近地一官，以就榮養。」上覽奏，召永訊之，即命迎其父赴闕。瓊得對於講武殿，上顧問久之，悉能奏對，而詞氣不衰，言唐末以來事，歷歷可聽。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，賜襲衣、犀帶、銀鞍勒馬、帛三十匹、茶

二十斤，授永鄢城令。是時，澶、密、齊、沂、萊、江、吉、萬州、江陰梁山軍，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，並賜爵公士。真宗時，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，州縣以名聞，皆詔賜衣帛、米麥，長吏存撫之。

种放

种放，字明逸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父詡，吏部令史，調補長安主簿。放沉默好學，七歲能屬文，不與群兒戲。父嘗令舉進士，放辭以業未成，不可妄動。每往來嵩、華間，慨然有山林意。未幾父卒，數兄皆干進，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，結草為廬，僅庇風雨。以講習為業，從學者眾，得束脩以養母，母亦樂道，薄滋味。

放得辟穀術，別為堂於峰頂，盡日望雲危坐。每山水暴漲，道路阻隔，糧糗乏絕，止食芋栗。性嗜酒，嘗種秫自釀，每日空山清寂，聊以養和，因號「雲溪醉侯」。幅巾短褐，負琴攜壺，溯長溪，坐磐石，采山藥以助飲，往往終日。值月夕或至宵分，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，徒步與樵人往返。性不喜浮圖氏，嘗裂佛經以製帷帳。所著《蒙書》十卷及《嗣禹說》、《表孟子上下篇》、《太一祠錄》，人頗稱之。多為歌詩，自稱「退士」，嘗作傳以述其志。

淳化三年，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，詔使召之。其母恚曰：「常勸汝勿聚徒講學。身既隱矣，何用文為？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，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。」放稱疾不起。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，與放轉居窮僻，人跡罕至。太宗嘉其節，詔京兆賜以縑錢使養母，不奪其志，有司歲時存問。咸平元年母卒，水漿不入口三日，廬於墓側。翰林學士宋湜、集賢院學士錢若水、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，詔賜錢三萬、帛三十匹、米三十斛以助其喪。

四年，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，不遊城市十五載，孝行純至，可勵風俗，簡樸退靜，無謝古人。復詔本府遣官詣山，以禮發遣赴闕，齎裝錢五萬，放辭不起。明年，齊賢出守京兆，復條陳放操行，請加旌賁。即賜詔曰：「汝隱居丘園，博通今古，孝悌之行，鄉里所推，慕古人之遺榮，挹君子之常道。屢覽守藩之奏，彌彰遁世之風，載渴來儀，副予延佇。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，召汝赴闕，賜帛百匹、錢十萬。」九月，放至，對崇政殿，以幅巾見，命坐與語，詢以民政邊事。放曰：「明王之治，愛民而已，惟徐而化之。」餘皆謙讓不對。即日授左司諫、直昭文館，賜巾服簡帶，館於都亭驛，大官供膳。翌日，表辭恩命。上知放舊與陳堯叟遊，令堯叟諭意；又謂宰相曰：「朕求茂異，

以廣視聽，資治道。如放終未樂仁，亦可遂其請也。」中書傳詔，放曰：「病居山林，天恩累加禮聘，巖猿溪鳥之性，固不敢以祿仕為意。然主上虛懷待士，旰食憂人之心，亦不敢以羈束為念。」遂詔不聽其讓。數日，復召見，賜緋衣、象簡、犀帶、銀魚，御製五言詩寵之，賜昭慶坊第一區，加帷帳什物，銀器五百兩，錢三十萬。中謝日，賜食學士院，自是屢得召對。六年春，再表謝暫歸故山，詔許其請。將行，又遷起居舍人，命館閣官宴餞於瓊林苑，上賜七言詩三章，在席皆賦。十月，遣使就山撫問，圖其林泉居處以獻，優詔趣其入覲，放以疾未平為請。

景德元年十月，來朝，言歸山之久，請計月不受奉，詔特給之。嘗因觀書賦詩，上曰：「放體格高古。聞其歸，私居終日，默坐一室。山水之樂，亦天性也。每所詢問，皆據經以對，頗多裨益。朕優待之，蓋以激浮競也。」放每至京師，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。二年，擢為右諫議大夫。表乞嵩少養疾，許之，令河南府檢校。召對資政殿，曲宴學士院，王欽若洎當直學士、舍人、待制悉預。既罷，又賜宴於欽若直廬。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。屢遣中使勞問，賜以茶藥。是冬，復來朝。三年，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，復召宴賜詩。

放山居草舍五六區，啖野蔬蕎麥。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，悉給焉。十月，復至，上謂宰相曰：「放比來高尚其事，每所詢問，頗有可采。朝廷雖加爵秩，而未能大用，即物議未厭，所慮放卷而懷之。」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：「朕臨御寰區，憂勤旰昃，詳延茂異，物色隱淪，思訪話言，用熙庶績。以卿棲心巖竇，屏跡囂塵，躡綺皓之遐蹤，有曾、顏之至行，特舉賁園之典，果符前席之心。每所諮詢，備詳理道，載觀敷納，蔚有材謀，深簡朕懷，頗思大用。然以群情未悉，成命是稽。今四隩來同，萬區思乂，方崇政本，庶厚時風。卿必能酌斟化源，丹青王度，恢富國強兵之術，陳制禮作樂之規。返樸還淳，措刑息訟，輔予不逮，馴至太平，登用機衡，弼成寡昧。卿宜體茲眷遇，罄乃誠明，敘經國之大猷，述致君之遠略，盡形奏牘，以沃朕心。副涼德之倚毗，褰外朝之觀聽，乃司樞務，式洽至公。」

放上言曰：「臣讀書業文，實自父師之誨，學古嗜退，本求山水之樂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，豈有意於麋鹿，蓋無心於紱冕。其所幸者，邦家化成，疆場兵偃，群黎鼓舞，庶彙胥悅。蒲帛之聘，寵渙巖谷，君命薦及，肅聽祗受。既朝象魏之下，但愧巖林之賤。奉聖顏於咫尺，聆德音之教論。列跡侍從，峨冠諫諍。雖愚者之慮，竭忠規而屢陳；而大君之明，懼瞽言之無補。今又訪以禮樂之制，詢其刑政之方，且小器微材，欲加大用。蓋念沿革之攸宜，歷三五而既異，弛張之體，豈一二而可述。國家謀建皇極，躋納富壽，

惟二聖之光宅，總百王之闕漏，豈伊葑菲，敢預論述。方今德義宣明，鸞驥戾止，如臣之才，儼爾駢列。伏望洞知臣之鑒，憐守節之志，俾泛駕無覆壓之害，使為器免溢蕩之咎，寢此過聽，遂其夙心。況臣首獻納之行，不為無位；預清閑之對，不為疏隔。又安敢碌碌而依違，嘿嘿而曠素？願且齒於諫署，庶少觀於朝制，斯亦否能有適，名器無假。唯茲保全之惠，仰繄仁聖之賜。」

時先俾陳堯叟諭旨，堯叟手筆審其意，放云：「自被聘召，及遷諫垣，無所補報，為幸多矣。今主上聖明，朝無闕政，處之顯位，則是重增其過。」及覽表，上曰：「放能守分懇讓，益可嘉也。」大中祥符元年，命判集賢院，從封泰山，拜給事中。二年四月，求歸山，宴餞於龍圖閣，命學士即席賦詩，製序。上作詩，卒章云：「我心虛佇日，無復醉山中。」初，放作詩嘗有「溪上醉眠都不知」之句，故及之。三年正月，復召赴闕，表乞賜告，手詔優答之。作歌賜之，乃齎衣服、器幣，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。四年正月，復來朝，從祠汾陰，拜工部侍郎。

放屢至闕下，俄復還山，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跡，且勸以棄位居巖谷，放不答。放終身不娶，尤惡囂雜，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。然祿賜既優，晚節頗飾輿服。於長安廣置良田，歲利甚博，亦有強市者，遂致爭訟，門人族屬依倚恣橫。王嗣宗守京兆，放嘗乘醉慢罵之。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，仍條上其事。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，會赦恩而止。四月，求歸山，又賜宴遣之。所居山林，細民多縱樵采，特詔禁止。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，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。假踰百日，續給其奉。然猶往來終南，按視田畝。每行必給驛乘，在道或親詬驛吏，規算糧具之直。時議浸薄之。

嘗曲宴令群臣賦詩，杜鎬以素不屬辭，誦《北山移文》以譏之。上嘗語近臣曰：「放為朕言事甚眾，但外廷無知者。」因出所上《時議》十三篇，其目曰：《議道》、《議德》、《議刑》、《議器》、《議文武》、《議制度》、《議教化》、《議賞罰》、《議官司》、《議軍政》、《議獄訟》、《議征賦》、《議邪正》。

八年十一月乙丑，晨興，忽取前後章疏稿悉焚之，服道士衣，召諸生會飲於次，酒數行而卒。訃聞，上甚嗟悼，親製文遣內侍朱允中致祭。歸葬終南，贈工部尚書，錄其侄世雍同學究出身。

萬適

萬適，字縱之，陳州宛丘人，自號「遣玄子」。六七歲即為詩。及長，喜學問，精於《道德經》。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伾交遊，酬唱多有警句。不求仕進，專以著述為務，有《狂簡集》百卷、《雅書》三卷、《志苑》三卷、《雍熙詩》二百首，《經籍擿科討論》計四十卷。

淳化中，伾任翰林學士，因召對，上問曰：「卿早在嵩陽，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？」伾以適及楊璞、田誥為對，上悉令召至闕下。詔書下而誥卒。璞既至，對於便殿，不願仕進，上賜以束帛，與一子出身，遣還故郡。適最後至，特授慎縣主簿。適素康強無疾，詔下日已病，猶勉強赴朝謝，舉止山野，人皆笑之，後數日卒。

田誥

田誥者，歷城人。好著述，聚學徒數百人，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，以故聞名於朝，宋惟翰、許袞皆其弟子也。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，大率迂闊。每構思必匿深草中，絕不聞人聲，俄自草中躍出，即一篇成矣。

楊璞

楊璞，字契玄，鄭州新鄭人。善歌詩，士大夫多傳誦。與畢士安尤相善，每乘牛往來郭店，自稱「東野遺民」。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，構思為歌詩，凡數年得百餘篇。璞既被召，還，作《歸耕賦》以見志。真宗朝諸陵，道出鄭州，遣使以茶帛賜之。卒，年七十八。

李瀆

李瀆，河南洛陽人也。六世祖坦，馮翊令。坦生仲芳，大理司直。仲芳生玄初，福建觀察推官。玄初生鄑，即瀆之曾祖也，字堯封，仕梁，歷滑、魏、宋三鎮留後，拜崇政使、禮部尚書。後唐天成中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，贈太保。祖延昭，殿中丞。父瑩，字正白，善詞賦，廣順進士，蒲帥張鐸辟為記室，因家河中。乾德初，右補闕蘇德祥薦為殿中侍御史、度支判官。使江南，坐受李從善賂遺，責授右贊善大夫，卒。

初，瑩禱河祠而生瀆，故名瀆，字河神，後改字長源。淳澹好古，博覽經史。十六丁外艱，服闋，杜門不復仕進。家世多聚書畫，頗有奇妙。王祐典河中，深加禮待，自是多

聞於時。往來中條山中，不親產業，所居木石幽勝。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，歷歷可聽。罕著文。前後州將皆厚遇之。王旦、李宗諤與之世舊，每勸其仕，瀆皆不答。所乘馬，嘗為宗人借，憩於廛間。人有見者以語瀆，瀆即鬻之，其惡嚚如此。州閭化其儉德。

真宗祀汾陰，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，請加搜采，陳堯叟復薦之。命使召見，辭足疾不起。遣內侍勞問，令長吏歲時存撫。明年，又遣使存問，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。素嗜酒，人或勉之，答曰：「扶羸養疾，舍此莫可。從吾所好，以盡餘年，不亦樂乎！」嘗語諸子曰：「山水足以娛情，苟遇醉而卒，吾之願也。吾將與爾永訣，爾輩當常在左右。」即設外寢，與諸子同處。一日，忽曰：「適有人至床下，誦詩云：『行到水窮處，未知天盡時。』言訖不見，吾當逝矣。」亟取瑩集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，促家人置酒。頃之，卒。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，年六十三。

四年春，詔曰：「故河中府處士李瀆，簪纓傳緒，儒雅踐方，曠逸自居，恬智交養。迨茲晚節，彌邵清猷，奄及淪亡，良深軫惻。特行賁典，式慰營魂。惟蓬閣之司文，乃儒林之美秩。仍示歸生之賻，兼推給復之恩。申飭守臣，優恤其後。豈獨旌於泉壤，亦足厚於民風。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，賜其家帛二十匹，米三十斛，州縣常加存恤，二稅外蠲其差役。」

魏野

魏野，字仲先，陝州陝人也。世為農。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，因有娠，遂生野。及長，嗜吟詠，不求聞達。居州之東郊，手植竹樹，清泉環繞，旁對雲山，景趣幽絕。鑿土袤丈，曰「樂天洞」，前為草堂，彈琴其中，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，嘯詠終日。前後郡守，雖武臣舊相，皆所禮遇，或親造謁。趙昌言性尤倨傲，特署賓次，戒閽吏野至即報。野不喜巾幘，無貴賤，皆紗帽白衣以見，出則跨白驢。過客居士往來留題會話，累宿而去。野為詩精苦，有唐人風格，多警策句。所有《草堂集》十卷，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，嘗言本國得其上帙，願求全部，詔與之。

祀汾陰歲，與李瀆並被薦，遣陝令王希招之，野上言曰：「陛下告成天地，延聘巖藪，臣實愚戇，資性慵拙，幸逢聖世，獲安故里，早樂吟詠，實匪風騷，豈意天慈，曲垂搜引。但以嘗嬰心疾，尤疏禮節，麋鹿之性，頓纓則狂，豈可瞻對殿墀，仰奉清燕。望回過聽，許令愚守，則畎畝之間，永荷帝力。」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，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。五年四月，復遣內侍存問。天禧三年十二月，無疾而卒，年六十。州上其狀。

四年正月，詔曰：「國家舉旌賞之命，以輝丘園，申恤贈之恩，用慰泉壤，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。故陝州處士魏野，服膺儒素，刻意篇章，顧詞格之清新，為士流之推許，而能篤淳古之行，慕肥遯之風。頃屬時巡，嘗加聘召，懇陳誠志，願遂《考槃》。及此淪亡，載深嗟悼！蘭臺清秩，追飾幽扃，厚其賻助之資，寬以復除之命。諒惟優禮，式顯令名。魂而有知，歆此殊渥。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，賻其家帛二十匹，米三十斛，州縣常加存恤，二稅外免其差徭。」

瀆即野中表兄也。瀆卒訃至，野哭之慟，謂其子曰：「吾不可去，去必不至。」第遣其子赴之，裁六日而野亦卒，時甚異焉。

邢敦

邢敦，字君雅，不知何許人。家於雍丘，與宋準、趙昌言交遊甚厚。太平興國初，嘗舉進士不第，慨然有隱遯意。性介僻，不妄交友。耽玩經史，精於術數，工繪畫，頗嗜酒。或遊市廛，過客詢以休咎者，多不之語。里中號「邢夫子」。大中祥符七年，真宗幸亳回，邑人列上其事，王曾為考制度使，以名聞。詔曰：「敦早預詞場，勤修天爵，超然處退，亦既累年。屬覽公車之言，俾參郡學之職，用精儒業，以寵耆年。可許州助教。」敦讓而不受。乾興元年，無疾而卒，年七十四。

林逋

林逋，字君復，杭州錢塘人。少孤，力學，不為章句。性恬淡好古，弗趨榮利，家貧衣食不足，晏如也。初放遊江、淮間，久之歸杭州，結廬西湖之孤山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。真宗聞其名，賜粟帛，詔長吏歲時勞問。薛映、李及在杭州，每造其廬，清談終日而去。嘗自為墓於其廬側。臨終為詩，有「茂陵他日求遺稿，猶喜曾無《封禪書》」之句。既卒，州為上聞，仁宗嗟悼，賜謚「和靖先生」，賻粟帛。

逋善行書，喜為詩，其詞澄浹峭特，多奇句。既就稿，隨輒棄之。或謂：「何不錄以示後世？」逋曰：「吾方晦跡林壑，且不欲以詩名一時，況後世乎！」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，今所傳尚三百餘篇。

逋嘗客臨江，時李諮方舉進士，未有知者，逋謂人曰：「此公輔器也。」及逋卒，諮適

罷三司使為州守，為素服，與其門人臨七日，葬之，刻遺句內壙中。

逋不娶，無子，教兄子宥，登進士甲科。宥子大年，頗介潔自喜，英宗時，為侍御史，連被臺移出治獄，拒不肯行，為中丞唐介所奏，降知蘄州，卒於官。

高懌

高懌，字文悅，荊南高季興四世孫。幼孤，養於外家。十三歲能屬文，通經史百家之書。聞种放隱終南山，乃築室豹林谷，從放受業。放奇之，不敢處以弟子行。與同時張薦、許勃號「南山三友」。

會詔舉沈淪草澤，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，辭不起。景祐中，錄國初侯王後，懌推其弟忻得官。及范雍建京兆府學，召懌講授諸生，席間常數十百人。杜衍嘗請賜處士號，乃命為大理評事，懌固辭。仁宗嘉其守，號「安素處士」。詔州縣歲時禮遇之，給良田五百畝。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，有高世之行，可以勵風俗，詔賜第一區。嘉祐中，就除光祿寺丞，復固辭。夢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，卒。

韓退

有韓退者，稷山人。亦師事种放。母死，負土成墳，徒跣終喪，去隱嵩山。吳遵路，石延年論其高節。詔賜粟帛，號「安逸處士」，以壽終。

徐復

徐復，字復之，建州人。初遊京師，舉進士不中。退而學《易》，通流衍卦氣法，自筮知無祿，遂亡進取意。遊學淮、浙間數年，益通陰陽、天文、地理、遁甲、占射諸家之說。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《詩》，且言《詩》之所以用於樂者，忽若有得。因以聲器求之，遂悟大樂，於七音、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、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。方仁宗留意於樂，詔天下求知樂者，大臣薦胡瑗，瑗作鐘磬，大變古法。復笑曰：「聖人寓器以聲，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，其可用乎！」後瑗製作皆不效。

范仲淹過潤州，見復問曰：「今以衍卦占之，四夷無變異乎？」復剋西方當用兵，推其月日，後無少差。慶曆初，與布衣郭京俱召見，帝問天時人事，復對曰：「以京房《易》

卦推之，今年所配年月日時，當小過也。剛失位而不中，其在強君德乎？」帝又問：「明年主何卦？」復曰：「《乾》卦用事。」說至九五盡而止。帝又問：「前年京師黑風，何所應？」復曰：「其兆在內，豫王喪其應也。」明日，命為大理評事，固以疾辭，乃賜號「沖晦處士」，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。復性高潔，而處世未嘗自異，後居杭州十數年卒。

郭京

郭京者，少任俠，不事家產，平居好言兵。范仲淹、滕宗諒數薦之。

孔旼

参见：孔處士墓誌銘

孔旼，字寧極，孔子四十六代孫。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。性孤潔，喜讀書。有田數百畝，賦稅常為鄉里先。遇歲饑，分所餘賙不足者，未嘗計有無。聞人之善若出於己，動止必依禮法。環所居百餘里，人皆愛慕之，見文於路，輒斂衽以避。葬其父，廬墓三年，臥破棺中，日食米一溢。壁間生紫芝數十本。州以行義聞，賜粟帛，又給復其家。近臣列薦，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。居數年，召為國子監直講，辭不赴，即遷光祿寺丞。頃之，起知龍興縣，復辭。卒，贈太常丞。

盜嘗入旼家，發其廩粟，旼避之，縱其所取。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其貲，旼追盜與語，責之以義，解金畀之，使歸所掠。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，或謂之曰：「子毋夜行，此亦可畏。」旼曰：「無心則無所畏。」晚年惟玩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，他書亦不復讀。為《太玄圖》張壁上，外列方州部家，而規其中心，空之無所書。曰：「《易》所謂寂然不動者，與此無異也。」

何群

何群，字通夫，果州西充人。嗜古學，喜激揚論議，雖業進士，非其好也。慶曆中，石介在太學，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，群亦自蜀至。方講官會諸生講，介曰：「生等知何群乎？群日思為仁義而已，不知饑寒之切己也。」眾皆注仰之。介因館群於其家，使弟子推以為學長。群愈自克厲，著書數十篇，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，同舍目群為「白衣御

史」。

群嘗言：「今之士，語言說易，舉止惰肆者，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。」因請復古衣冠。又上書言：「三代取士，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。後世專以文辭就，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，請罷去。」介讚美其說。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，下兩制議，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，將相多出此，不為不得人，且祖宗行之已久，不可廢也。群聞其說不行，乃慟哭，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。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，以為不情，絀出太學。群徑歸，遂不復舉進士。

嘉祐中，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，賜號「安逸處士」。群既死，趙抃守益州，奏群遺稿有益時政，願詔果州錄上之，云：「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。」寢不下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